

# 春節串起的非遺

看到春節申遺成功，就跟兩天後看到谷愛凌奪冠一樣，高興當然高興，但算不上驚喜，因為實力明擺着，不出奇嘛。

老實說，十幾年看到端午申遺，筆者曾寫為春節鳴不平呢。就影響力來說，「過年大過天」，春節才是中國人的第一節日。以筆者老家膠東為例，既沒有大江大河，也無山無竹，飲食又以小麥麵粉為主，所以並沒有賽龍舟、包饅頭的習俗，端午的地位遠不如中秋、清明，更別說與春節相比了。

據統計，春節申遺成功後，中國列入聯合國非遺名錄的項目已達到四十四項，高居世界第一。但春節的入選，不單單是增加了一個項目，更像是為這四十多顆「明珠」，提供了一條串聯起來的絲線，讓其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就像早前列入非遺的崑曲、粵劇、京劇、皮影戲、西安鼓樂，春節都是它們最熱鬧的舞台。笙簫笛鑼鼓，唱念做打舞，生旦淨末丑，演繹着人間煙火和美妙傳奇。過年睇大戲，無戲不成年，春節期間的粵劇演出都叫「春班」，跟「春聯」「春晚」「春運」一樣，帶上了春節屬性。

還有很多非遺技藝，用在春節用品上，如書法寫春聯，雕版印刷年畫，活字印刷家譜，門窗上貼的剪紙等。所以，若論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春節簡直是最豐富最生動的集大成者。

春節是農耕文明的產物，但其蘊含的祈求美好、闔家團圓、追念祖先、敬老愛幼、禮敬天地自然等理念，卻並未因科技工業發展而褪色，始終縈繞在中國人的心頭。拜年、年畫、春聯、祭祖、放鞭炮、吃餃子等民俗作為載體，也綿延千年，百花齊放。

所以，春節申遺成功的新聞，瞬間點燃了許多人想快點回家過年的念頭。因為，春節的笑聲、美味以及溫暖的氣息，是繁華忙碌中不可替代的慰藉。

逢周三、四、五見報



## 法式蛋奶派

着實出乎意料，此行巴黎，見過最多的甜品竟然不是馬卡龍，也不是拿破崙蛋糕，而是其貌不揚，酷似西班牙「國寶」巴斯克乳酪蛋糕的蛋奶派（Flan）。出場率高到什麼程度？下午茶的精緻餐碟上有它，晚飯後的甜品區裏有它，就連早餐，混跡在一眾法棍、牛角包裏的，也是它。

能有如此堅實的「群眾基礎」，要歸功於蛋奶派悠久的歷史和平實的味道。一旦了解它，你就會把曾經根深蒂固刻在腦海中的法式甜品圖鑒顛覆，沒有繁瑣花招，更不用大費周章或豪擲千金得到，一切都是尋常巷陌的節奏，踏實、親近。再往遠些說，Flan這個詞，指的是一切開放式的「派」，好比我們吃的包子、餃子，形態統一，但內裏卻可千變萬化。當初古羅馬人把食材放到麵皮做的容器上，經過烘烤得到了這一「傳家寶」，時至今日再回頭看，被香草奶油一統天下的Flan雖然單調，卻也不寂寞，畢竟法國人都在寵愛它，連中世紀法國國王亨利四世加冕時吃的甜品都是它。更誇張點說，英女王八十歲生日時，飲點的甜品，還是它。

蛋奶派另一個名字叫香草布丁，但後者只概括了餡料，缺失了一半的魅力。這麼多年來，特別是在旅人眼中，有人會把它跟蛋撻作比較，也有人堅信這就是巴斯克的「胞弟」。但實話實說，吃過之後我的感覺相當微妙，相似歸相似，但絕對無可取代。蛋奶派的獨特之處，在於輕盈和精緻間的完美平衡，餡料細膩柔軟，把香草味展現得淋漓盡致，吃下去不會有太多負擔，更不會有多數蛋撻的「油潤」；而外表酥皮更是恰到好處，輕薄一層，有種近乎儒雅的口感，低調而含蓄地接近你，悄悄贏得整顆心。

正如它隨處可見的身影，吃Flan可以很隨性，無拘無束，一口下去，就開啟了清爽甜美的一天。



最近發布的《青少年藍皮書：中國未成人年互聯網運用報告（2024）》說，青少年網絡內容創作技能不斷提升，但手機上網削弱了未成人年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學習專注能力。手機隨時隨地可以搜索信息，獲取知識的「成本」降低了，雖然網絡給予的知識「回報」質量未必高，但確實容易讓人在「唾手可得」的幻覺中看輕求知的價值。

看到這個報告，我忽然想起一段少年經歷。那時正是八三版《射鵰英雄傳》流行的年代，我第一次聽到了

因為工作前習慣先洗一下手，擦拭兩遍眼鏡，再揉幾分鐘太陽穴，打個哈欠伸伸懶腰，經常被母親調侃「懶驢上磨屎尿多，懶漢幹活事兒多」。對此我每次都極力解釋：這是工作前的儀式感。

儀式感可以很嚴肅莊重，也可以很輕鬆隨意，這取決於個人的喜好和習慣。作家汪曾祺「開工」前，喜歡先泡一杯茶，坐在家裏的舊沙發上靜坐發呆，浮想聯翩，這樣一些故人往事、一些聲音、一些顏色、一些語言、一些細節便逐漸在眼前清晰、生動起來，想得成熟了，自然就能落筆

日本是其中一個先進國家，深受各國旅客喜愛。然而，短暫停留的旅客也許只看到風光表面，未必留意到現代日本的真正國情。事實上，日本是其中一個人口老化極其嚴重的國家，政府對此似乎束手無策。該國百歲老人的人數屢創新高，年輕一代都不願結婚和孕育，中生代便是社會支柱。然而，是否每位「老友記」都能享受社會福利及天倫之樂？這似乎是個棘手問題。人口老化亦令好些住宅區變得沉寂……

野枝和小奈都是五十五歲的現代

十二月十一日是十九世紀法國浪漫主義作曲家埃克托·柏遼茲誕辰二百二十一年。他所譜寫的《幻想交響曲》不僅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還打破了世人關於法國人不擅創作交響曲的偏見。本周應景地推薦一張由ANGEL天使廠牌於一九六四年灌錄並發行，德國指揮大師奧托·克倫佩勒執棒倫敦愛樂樂團演繹的《幻想交響曲》。唱片封面選擇的是同樣活躍於十九世紀的法國象徵主義巨匠奧迪隆·雷東的粉彩畫《阿波羅的戰車》。

根據希臘神話記載，太陽神阿波羅每天駕駛戰車從東方穿越天空駛向

該劇的插曲《滿江紅》，好聽但可惜聽不懂粵語，又可惜當年的電視沒有字幕。很想找到全詞通讀成誦，奈何家中藏書寥寥、八十年代的鄉鎮學校更無圖書館。唯有把懂知的幾句默記下來。後來，很偶然的機會，在一份舊雜誌或舊報紙上，我竟然發現了岳飛這首名作的全文，趕緊抄錄到小本上。除了語文課要求背誦的詩詞外，《滿江紅》大概是第一篇被我全文背下來的文學作品，至今熟記於心。

世界上的河流，必須百折千回，方能奔流千鈞。世界上的道理，必須

寫出東西。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曾住在美國的一個學生公寓，睡覺與寫作都在一個地方，這讓他很苦惱，於是每天早晨，他都要先離開家門，走上幾個街區，然後再回來，經過這些「儀式」，回到寓所就彷彿到自己的辦公室上班一樣。在寫作時，他不在乎找一個可以獨處的房間，一個可以長時間安靜待在桌前的環境。

備受帕慕克推崇的作家納博科夫癖好在卡片上寫作，之後逐步騰寫、擴寫、重組，直到這些卡片變成他的小說。納博科夫曾在採訪中透露，他

《住宅區的兩人》以野枝和小奈為核心角色，配以其他連貫的配角角色，每集都有小故事，以生活趣味反映日本當今社會的真實情況。

劇中的野枝是離婚人士，現於大學擔任兼職講師；小奈是獨身女性，原是插畫師，現時只在線上出售舊物



西方。當阿波羅看到巨蟒皮同攻擊德爾菲城時，他跳下戰車殺死了巨蟒。雷東深受希臘神話和傳說的啟發，而駕駛戰車的阿波羅成為了他重要的創作源泉。他在一九一二年之前用油畫、粉彩和鉛筆繪製了三十多幅阿波

鹽、薑、橘皮、椒末、酒調味。吃時可灑米粒，留用一半，灑另一半，不宜灑放太多。

湯羹灑米，應為增加脆度，啖嚼添層次，如現代魚湯、泡飯，也加炸脆米，同理。《齊民要術》另有記載「菰菌魚羹」，「菰」「菇」古相通，魚菇配製，食味不同。魚肉厚切備用，菇菌先燙去沙，再撕成小塊。熱水先煮菰菌，再放魚肉，另加米粒、蔥、豉同煮，書中又言：「洗，不沙。肥肉亦可用，半羹之。」菇菌不燙，水洗亦可去沙。臨吃時可加肥肉，估計就是現在吃麵時，可添的「豬油渣」，啖吃鬆化，亦不置多。



## 求知的成本

歷盡往復，方才光耀顯露。時光不是實驗，往事不可重來，但如那時有互聯網，如果我是從網上搜到的《滿江紅》，或許讀後不會記得這麼牢固。如果把事情的結果比作一塊蛋糕，追求和等待便似灑在上面的糖霜，讓蛋糕變得美更甜。有時候，求知的過程和知識本身同樣重要。知識的價值等於其自身價值和求知時間成本相乘之積。求知過程中的渴望、焦慮、失落以及一切付出，都在告訴人們，知識為什麼值得追求。

我不是責怪網絡給青少年求知帶

來的危害。我們無法也不必退回到前網絡時代。相反，我們應當更高明地使用互聯網這個求知新工具，付出和前網絡時代至少同樣多的時間成本去追求更豐富更優質的知識，而不是空挾網絡之利卻不提升知識之質。



## 寫作前的儀式感

創作小說時對寫作工具相當挑剔，需要先備好打線的蠟光紙以及「削得很尖、又不太硬」的鉛筆，而且筆頭上還得帶橡皮。

另一位大文豪海明威寫東西之前也要先削鉛筆。海明威還喜歡穿一雙大號拖鞋站着寫作，把每天的工作進程記錄在一張大表格上，表格上的數字代表他每天產出的文字量。

先泡杯茶、出門走走、削一削鉛筆這樣的前置「儀式」，看似耽誤了時間，其實反而像一段連接管道，將作家迅速帶回寫作狀態，接上之前投入寫作時的感覺。

再遇人調侃「懶驢上磨屎尿多」，不妨告訴他這只是片面說法，驢在拉過屎尿後，往往會更專心地拉磨幹活。



## 《住宅區的兩人》

維生。野枝雖與父母同住，但差不多每日都往小奈家居用膳，二人享受自由的生活。該兩位五十多歲的女性，相對來說已算是住宅區內年輕的一輩，平時在住宅區與其他鄰居閒話家常，又或被年老鄰居要求做家居維修。全劇出現的小孩子角色，例如其中一集講述住宅區搬來兩父女，女孩仍是一個小學生，因此住宅區各人都如獲至寶，對該女孩百般照顧。另一集講述野枝的初戀男同學，多年前已搬離住宅區，近來為了幫助患上老人痴呆症的母親尋回記憶，於是重新

搬回住宅區居住，並與野枝發生錯摸情緣。這些小故事極為生活化，演員的表演亦生動細膩。劇末講述住宅區原本需要拆卸重建，但最終仍然原封不動，雖說像是大團圓結局，但掩不住社會老化的暮氣。



## 阿波羅戰車前的幻想

羅驅車的作品，儘管畫作在尺幅和色調上存在很大差異，但太陽神的戰車始終是畫面的中心。

本張專輯封面所選擇的是奧塞博物館收藏的版本。畫作以絢爛的抽象色彩背景襯托出阿波羅的四匹駿馬，湖藍和翠綠的漸變彷彿令觀者置身於九塞溝之中，所呈現出的色彩組合與張大千的潑彩竟有異曲同工之妙。雷東並未在畫中明確地繪出太陽神，奔騰的四匹駿馬當仁不讓地佔據了「C位」，牠們身後的金色光環似乎還暗指阿波羅的存在。畫作最下方黑線中間的環形無疑是被阿波羅除掉的巨蟒皮同。色彩斑斕的畫面既有史詩般的

浪漫主義，也包含了光明戰勝黑暗、善良戰勝邪惡的象徵意義。不過由於版式設計所限，封面裁掉了三分之一的畫面，部分藍綠色的天空和下方翻滾的巨蟒被裁切。

「碟中畫」《幻想交響曲》／《阿波羅的戰車》



## 菇菌煮魚羹

「艇仔粉」自小聽過，無論坐艇上吃，還是站岸邊吃，都有一番漁港風味。漁業經濟的促進，與本地旅遊和飲食文化相關，理論結合實踐，跟何俊賢、崔景恒兩位議員，到香港仔魚類批發市場的珍寶碼頭，親身了解艇仔粉的特色。

艇仔粉湯底添大地魚粉，味鮮不搶，艇家用料上乘，配滑河粉，吸湯掛汁最搭。外加魚蛋、叉燒、切雞等料，拼湊出溫熱的海上平民美食。觀光艇上吃粉，慢駛出海，繞岸一周，外加前輩獻唱南音，彷彿回到數十年前的香港仔。

艇粉味美，湯頭要緊，以魚入湯，古人早存做法，北魏《齊民要術》有「鯉魚臠」一條，就是用鯉魚肉煮湯，做法如下：「用大者。鱗治，方寸，厚五分。煮，和，如臠臠。與全米糝，羹時，去米粒，半羹。若過米羹，不合法也。」大尾鯉魚，去鱗厚切成件，煮時以

## 「雪公主」

標題沒有寫錯，是「雪公主」而不是「白雪公主」。

前不久，迪士尼公布了電影《白雪公主》的第二條預告片。結果不到兩天時間YouTube上就錄得了超過五百萬次播放——可不要以為這是宣傳效果爆棚的好事，視頻在有二點四萬讚好的同時，錄得了超過六十萬倒讚（dislike），超過三萬條評論也充斥着世界各地網友的討論。究其原因，就如同這篇專欄的題目：迪士尼在「政治正確」的大潮之下，真人版《白雪公主》電影的主角，選擇了皮膚黝黑的拉丁裔演員——白雪公主不「白」，只剩下「雪公主」了。

其實電影選角早在二〇一九年就已經公布，當年就已掀起軒然大波。但「政治正確」四個金光閃閃的大字之下，無論網友如何反對，電影還是拍了。如今電影已然完成，「醜媳婦終要見公婆」，預告

片一經曝光，世界各地的有才網友們紛紛發揮了自己「陰陽怪氣」的能力，對「政治正確」表達了不滿：

「即使我是在飛機上看到這部電影，我還是會走出去。」

「——魔鏡魔鏡，誰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迪士尼，因為他們沒有關閉評論區！」

「我相信這條預告片帶來的流量，會比電影本身賺得更多。」

「之前沒有任何人種了毒蘋果，直到這部電影被製作出來！毒蘋果，上！」

「兩億美元的投資，換來了世界上最好笑的評論區，值得！」

